



革命斗争故事

巴山红霞

孙惠良 等著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(革命斗争故事)

巴山红霞

孙惠良等著

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貴陽

革命斗争故事

巴 山 紅 霞

孙惠良等著

*

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路3号)

(贵州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)

貴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貴州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/32 印张：4 1/4 插页：2 字数：76,000

1963年3月第1版

196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33,105册

統一书号：10115 · 278 (1643)

定 价：(6) 四 角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共包括“巴山红霞”、“掉队以后”、“小胖”、“亲人”、“马县长”、“一个八路军伤员”等六篇革命斗争故事。作者以朴实、清新的文笔，描述了革命早期的一些可敬可歌的英雄人物和斗争故事。并通过各个主人公的英雄形象，着力地歌颂了他们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。同时，也通过各个革命时期的曲折复杂的斗争形势，体现了党和毛主席的伟大英明的军事战略思想，和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的革命真理。

目 录

巴山紅霞	孙惠良 (1)
掉队以后	孙惠良 (43)
小 胖	孙惠良 (66)
亲 人	雷弟祥 (81)
馬 县 长	孙惠良 (101)
一个八路军伤员	李敏克 (119)

巴 山 紅 霞

• 孙惠良 •

一九五一年，我在川北参加土地改革的时候，住在大巴山一个小市镇里，随时听到我同院一位姓周的老大爷，哼着一首红军时代的革命歌谣。不论他在干活作事，也不论是在歇晌乘凉，他都顺口哼唱着，有时哼着哼着就敞开嗓门唱了起来。后来据这位老人介绍，这首歌谣，是一个姓金的红军战士，早年住在他家的时候教会他的。我还记得这首歌谣前面几段的内容是这样的：

正月里来正月正，

参加红军闹革命，

革命不离枪杆子，

打狗要有打狗棍。

二月里来菜花黄，

想起爹娘泪两行，

穷人为何这样苦，

只因富人骑头上。

三月里来三月三，

党的話儿記心間，
彻底打垮反动派，
穷人才得把身翻。

.....

我問起这首歌謠的来历，老人給我摆起了下面一段故事。

在大巴山区边缘的地方，有一条瘦馬河。人們之所以这样称呼它，是因为它就象一匹瘦馬一样，一年之中，除了洪水季节外，是很难看到它有水的，干涸的河床，全是“黑古隆冬”的石头，連水草都不生。就在这貧瘠的瘦馬河上游的岸边，有一座孤零零的破茅草棚，因为年深日久的緣故，从茅草里不时散发出一股霉烂的气味，上面好多处地方，长着一团团灰黑的小菌，有两处被风刮过的，露着一大一小两个洞，好象开了两扇天窗，倒也給这黑黝黝的屋子增添了几分光亮。

在这破茅草棚里，住着一家老小三口人，老头名叫金永和，是一个勤劳老实的庄稼人。老头除了一个老伴之外，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，小名叫苦子。一家三口租种着大地主刘大順——外号人称‘牛角峰’的二石多包谷土。此外，爷儿俩还会做点石工，在农闲时候，有时帮人做点石工活路。在那人吃人的反动社会里，种地的得不到粮食吃，织布的得不到衣服穿。金永和全家三口，整天从早累到晚，一年四季离不开一个苦字，可是

到头来要吃沒吃，要穿沒穿，修房沒有草，睡覺沒有被，每年的冬天，一家人多半是在火塘边度过的。金永和他的老伴，曾先后生下了六个儿女，如今活着的，就只剩苦子一个人。其他三个儿子和两个姑娘，都是被冻死、饿死和生病沒錢求医抓药活活被拖死的。

到了民国二十年，也就是苦子滿十五岁那年，大巴山区遭受了从来未有过的旱灾，春、夏、秋三季沒有落过一滴雨。在这飢荒的年月，穷人不要說吃粮食，就連能吃的树皮也被剝光了。恰恰就在这个时候，恶霸地主刘大順，打起撑花，拄着金竹做的大头烟竿，帶起管事‘哈巴狗’，直奔金永和家来了。刘大順是个大烟鬼，一张驴子脸上經常都帶着死灰色，驚鷺腿，个子高得就象城隍庙的无常二爷。他趿进竹篱門就朝桌子边一坐，翘起二郎腿，齙出滿口黃牙，皮笑肉不笑地說道：

“金老大，包谷都干得乒乒响了吧，这回的‘租包谷’，不用你俩爷子送了，明后天我叫人来背好囉。”

金永和听了，頓時就苦笑了一声答道：“大老爷，你敢莫是在取笑，包谷苗苗早就干死了，哪来的‘租包谷’呵……”

刘大順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，还没等金永和說完，就紧逼一步說：“金老大，不用哄我了，我晓得你是財不露白的人。”

金永和晓得刘大順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看样子是要逼到牯牛下崽。于是他走到火塘边，把半頂鍋白泥

做的湯团团，提到刘大順眼前說道：“大老爷你看，快死的病人都是吃的这个哟，……”說着說着金永和忍不住伤心地掉下泪来。

刘大順眼看从金永和身上已經榨不出什么油水了，便翻着他那灰普普的白眼，向站在桌边的管事“哈巴狗”一膘，意思是說：是时候了。

‘哈巴狗’接过他主子的眼色，連忙从右肩的搭襠里，取出笔墨紙張朝桌子上一攔，慢騰騰地开了口：

“金老天，眼下交不出‘租包谷’不要紧，只要跟刘大老爷出个欠条就行。”

金永和看了桌子上的笔墨一眼，又看了看刘大順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，不禁心里暗暗想道：“过去租土交押佃之时，双方明明議定，如遇天干水旱，收获多少，两家平分，如果一点收成沒有，客方可以免交租谷。而今为啥又反悔了呢！真可算得是整人的‘牛角峰’啊。”金永和愈想愈窝火，不觉冲口而出地說道：

“刘大老爷，凡事都应该积点德，不要做的太过份了。”

“金老大，我問你，我哪点做得过份？”刘大順支起他那三尺长的大叶子烟竿，恶狠狠地指着金永和說：

“这几年我的包谷棒子把你喂饱了，胆敢打你刘老爷的翻天印！”

“是你的包谷棒子把我們喂饱了？我爹一年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干活，土里长的包谷又都上哪儿去

了。”人小胆粗的苦子，突然冲到桌边，两手叉腰，偏着脑壳气呼呼地质问刘大顺。

金永和本来就担心自己說失了格，沒想到苦子也來頂撞，吓得連忙用手捂住苦子的嘴罵道：

“娃儿家，不准多嘴，刘大老爷有你說的！”

苦子這兩句話可把刘大顺气慘了，只見他臉青面黑的咆哮道：“你真是吃了天雷胆，还噴蛋黃臭的小杂种，也敢罵刘老爷！”刘大顺气的眼睛鼓起有牛眼大，說話的口沫星子乱濺。跟着脚一躁，向‘哈巴狗’吼道：

“你还不回去跟老子把人叫來？今天非督到他們搬家不可，不搬，你們就抱起烂行头朝外甩，甩出禍事有老子担待。”刘大顺說完，大搖大擺地走了。

金永和眼睜睜地看着‘牛角蜂’走出籬笆門，曉得這件事是難以挽回了，他又气又急地走到苦子跟前，順手就是一耳光，罵道：“这个禍你跟老子闖得好，人不大点爰多嘴，你惹得起他們歪人嗎？！”

苦子挨了他爹一耳光，不但不哭，反而頂了一句：

“只有你才怕他，我才不怕他哪！”

“你还要噉嘴，老子非打死你这个小东西不可！”

金永和边說就边拖起一根棒棒。

“他爹，我看你是被狗咬了想在猫身上出气。你又不是不曉得刘大顺是个黑心賊，就是瘦狗他也要刮三斤油，这能怪苦子多嘴嗎？”病了一个多月的苦子他媽，有气无力地在里間鋪上劝說着。

“你还在袒护他，眼看烂茅草棚棚都坐不成了。”

“你把苦子打一頓这茅草棚棚就坐得成嗎？刘大順还不是依这点絲絲想夺我們的佃。”

“婆娘家就是死心眼，要是不得罪他，未必就要夺我們的佃。”

“你就沒得罪他嘛，为啥子平白无故要你出欠租的約据呢？”

金永和一听老伴說得似乎在理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随后，悶坐在門坎上拼命地吹烟。

一忽儿，‘哈巴狗’当真带起人来了。这家伙竖眉瞪眼的，一进門就指揮狗腿子乒乒乓乓的朝門外甩东西。老实本份的金永和，急得边抹眼泪边跟‘哈巴狗’直說好話，还深怕苦子再惹禍。

苦子一看几个狗腿子七手八脚的甩完东西以后，又来到里屋拖他的媽，只气得三神爆跳，大吼一声，冲上去扭着狗腿子又撕又打。金永和怕狗腿子伤着自家唯一的命根子，吓得連忙上前拦腰抱起苦子就朝門外走。这下子‘哈巴狗’便乘机領着狗腿子，連抬帶拖地把金大娘拉到門外的阶沿上一丢，慌忙用一把鉄鎖鎖了籬笆門，就匆匆地帶起狗腿子跑了。

金永和等‘哈巴狗’帶起人走远了，才牽着苦子赶回家来。一看籬笆門被鎖着，家里的破罇罇破罐罐丢了一大堆，病重的金大娘倚在阶沿边在不住地呻吟。苦子一看这幅惨景，一言不发，从地上撿起一根打石头用的

鉗子，直奔大路要去和‘牛角蜂’拼命。金永和一見慌了，赶忙跑上去一个黄桶箍把苦子抱住，一边哭一边說：

“儿啦，无论如何不能去，你没看你媽都病成啥样子了，你要再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媽和我又靠何人来送老归山哟！”

苦子一看爹哭得那样伤心，再看生病的媽又在一旁暗暗掉泪，鼻子一酸，也伤心的哭了起来。一家三口就这样伤心的抱在一起痛哭，直哭到雀鳥归林，直哭到天昏地暗，……

夜深了，黑蒙蒙的天空連一顆星星也看不見。房后皂角树上的‘鬼登哥’咕唔——咕唔——发出了淒涼的叫声。深秋的大巴山，本来就是冷嗖嗖的，再加上湿漉漉的露气，虽然破棉絮上加了两件烂蓑衣，仍然抵不住这个暮秋的夜晚。飢餓、寒冷、虛惊、悲憤，不要說生病的金大娘經受不起，就是年青力壯的苦子也难受这样的折磨。过了下半夜，还没挨到天亮，金大娘一口气不来，就死在露天墳里了。

第二天，金永和父子哭着把金大娘掩埋后，又在坟前痛哭了一場，便背着那仅有的一床破棉絮和石匠工具，离別了瘦馬河，串到別乡謀生去了。

历尽劳累，受尽辛酸的金永和，带着苦子在外奔波了两个多月，有人說他是气封了喉，一天突然鼻子嘴里都流血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就死在荒山坡的一个破瓦窑里了。

金永和临死之前，泪水汪汪的望着苦子說：“苦命

的孩子，今后可沒得人來疼你了……”他剛說了一句，喉頭里又嘔出几口血塊。苦子跪在爹的面前，一面哭叫一面替爹按摩，隔了好一陣，才又見爹睜着昏花的泪眼，顫動着烏紫的嘴唇：

“苦子，‘牛角蜂’把我們一家人整得好慘羅，你……將來要是……有……出息……別忘了報……仇，……”后面的話還未說完，就見他兩腳一伸，眼珠子朝上一翻，再也沒有說話了。

苦子自從爹媽死后，一連過了兩年多的流浪生活。到了十七歲上，當他長得肩寬腰圓有一身力氣能夠扛重活的時候，他本家的遠房叔叔——一個吝嗇的二地主金富保來找他了。

金富保有四十上下年紀，長了一雙濫眼弦，彎月嘴，眾人都喊他‘金歪嘴’。他裝着很關心的樣子指着苦子說：“那不是苦子嗎？！你看你頭髮那樣長也不上街剃一剃，光腳亮膀的也不怕冷。你的爹呢？”

“爹，早死了！”

“怎么我那老哥子升天了！为啥子不給我捎个信？”‘金歪嘴’見苦子不開腔，黃眸子一轉，拖聲拖氣的又說道：

“你也是喲，爹死了這些日子，一個人在外面打爛賬，也不到我家里去，難道叔叔還怕多你一個人？”說罷，他還牽起袖口揩了揩他那棗紅的濫眼弦。

苦子晓得‘金歪嘴’是猫哭耗子假慈悲，同‘牛角峰’一样，是一个口善心不善的家伙，但由于生活的逼迫，也只好到‘金歪嘴’家里当了放牛匠。

‘金歪嘴’名說是叫苦子放牛，实际上把犁田打耙，挑粪翻地等重活，都放在苦子的身上。在吃的方面，口头上虽說不亏待，其实苦子所能吃到的，不是带壳的包谷羹羹，就是篩过的二道麦麸糊糊。有一天早上，苦子吃了两小碗麦麸糊糊，整整薅了一上午的秧田，肚子早就餓得咕咕的叫了，可是总不見叫他吃晌午。他心里想，不喊吃飯老子就自己回去。他扛着釘耙刚一踏进院里，正碰見‘金歪嘴’摆起雄鸡、‘刀头’在敬神。原来今天是他婆娘‘金大母猪’的生日。‘金歪嘴’磕完头从地上爬起来，一看苦子站在院当中，脸一沉就挖苦开了：

“你默倒我們在家里吃好的？想吃这块‘刀头’，可惜你八字生的不好。”‘金歪嘴’挖苦了一通，又从壁上取下半鞭子朝苦子面前一甩，“你的晌午还没做，去放一趟羊子回来再說。”

苦子把羊吆到山上，因为肚子餓的不行，只得去摘了几顆牛奶子吃吃，約摸有一竿烟的功夫，忽然来了‘哈巴狗’这个死对头，誣害說苦子的羊儿吃了‘牛角峰’的包谷，先把羊儿沒收了不說，还帶領三几个打手，七拳八脚地把苦子当场打晕了过去，并把他拖到‘牛角峰’家。

当苦子苏醒轉来的时候，只觉得头上火辣辣的一陣剧痛，想用手去摸，发觉手是捆着的。他睜起眼睛一看，在‘牛角峰’的廂房里，鬧哄哄的坐了十多个人，其中也有‘金歪嘴’在場。只見坐在上八位的刘大順，突然在黑漆桌子上一巴掌，气势凶凶的指着‘金歪嘴’說：“我看你有点不服抬举，十几只羊子整个上午糟蹋了我一大片包谷地，賠五斗包谷还算便宜了你，要是再討价还价，我把所有的羊子都拉来宰了！”

“是是是，大哥怎么說怎么好，兄弟一概应承就是。”‘金歪嘴’心里虽然不乐意，可表面还是佯装着笑脸：“兄弟一向靠老大哥栽培，謝恩都来不及，还敢跟你哥子多說，刚才是小弟一时失言，請大哥不必动气。”

“对罗，这才象話嘛，要是你兄弟早这样說，哥子們又何犯于生气呢，你兄弟够朋友，哥子們也不認真，这样好了，眼目下你如果拿不出包谷，就是晚几天也不生关系。”

‘牛角峰’敲了‘金歪嘴’一竹槓不說，最后还假言假語的客套了一番，弄得‘金歪嘴’哭笑不得。过后，‘金歪嘴’把苦子从刘大順那里領回到家，竟将滿肚子怨气，发洩在苦子身上，又是拳打又是脚踢，日媽日娘的足足打罵了一个多时辰，还是他的婆娘‘金大母猪’看到苦子的脸色实在难看，怕他病倒了第二天沒得人干活，赶忙出来轉弯，說三年內不給苦子的工錢，

‘金歪嘴’这才暂时息了怒。接着，‘金大母猪’又叫他的大儿子金大傻子扶苦子到铺上去躺倒，自己还亲自到灶房里端了一碗中午吃剩的残汤剩饭叫苦子吃，并假意当着苦子埋怨她老公的不是。

苦子看见‘金大母猪’那假情假意的鬼样子，当时就把身子一侧，头朝里连理也不理。

太阳落坡了，苦子住的那间屋子，是紧挨着猪圈的，一到擦黑，蚊子多得象蜂子朝王，它与恶霸地主‘牛角蜂’一样，见人的血就吸，吸了血还嗡嗡地发出了自鸣得意的叫声。

苦子觉得今晚上的蚊子特别讨厌，而叮在身上也特别痛，他‘啪’的一巴掌打去，蚊子没打着，却恰好打到自己的痛处。他回想起惨死的爹妈，想起自己不幸的遭遇，新仇旧恨，不觉一起涌上心头。他再也忍耐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一骨碌从铺上梭了下来，走到条格子窗前，一看外面黑漆漆的一片。他活动了一下周身的筋骨，觉得伤势并不怎么重，满有力量斗得过‘牛角蜂’这个大烟灰。于是便翻身转来，在柱头的钉子上取下了他常用的那把砍柴刀，拴在腰上，轻轻开开房门，一会就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了。

苦子对‘牛角蜂’住的刘家大院是非常熟悉的，他连‘牛角蜂’的大老婆、小老婆、三姨太各住哪一间房间都知道的很清楚。但是当他一摸进院的时候，却又使他惶惑了。他不晓得‘牛角蜂’这个挨千刀万副的今晚上

究竟跟哪个婆娘睡？他站在院内一株桂花树下犹豫了一阵，最后确定按这三间房间找去。他从腰里把柴刀取下拿在手上，蹑手蹑脚地向大老婆的房间摸去。走过长工、大娘、丫头吃饭的过路屋，又穿过天井，来到‘牛角蜂’大老婆的卧室外边。他抬头往纸糊的方花窗一看，卧室里还有明晃晃的灯光，再看房门，也还是半掩着的。苦子心里想，到这个时候还没吹灯，就证明‘牛角蜂’一定是住在这间屋里了。因为他抽大烟一向是要在半夜更深以后才睡的。这正是复仇的好机会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对直就朝房门走去。殊不知事情竟有这样巧，当苦子刚蹩进门坎的时候，竟和从房内出来解小便的‘牛角蜂’碰了个满怀。苦子看见是个长甩甩的个子，一猜就晓得是仇人，他把复仇的怒火集中在右臂上，举起柴刀猛力向‘牛角蜂’砍去。‘牛角蜂’一看有一条黑影朝自己扑来，晓得事情不妙，加上这时已过足了烟瘾，有点精神，便麻俐地向旁边一闪，结果使苦子扑了个空。

苦子一刀没砍上，打算迅速复二刀，怎奈他一天没吃饭，又受了伤，周身软巴巴的，再加上第一刀用力过猛，因此当复二刀的时候，动作非常迟缓，刚一抬手，‘牛角蜂’已经抽空跑了。

‘牛角蜂’边跑边惊咤咤的大喊捉贼。他这一喊，下房的狗腿子们一个个都赶来了。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，苦子终于寡不敌众，被狗腿子们捉住了。

狗腿子们把苦子捆了个五花大绑，给‘牛角蜂’送了